

西方思想史中的三种时间观念

Three Views Abou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魏其兴¹ 刘筠硕²

Qixing Wei¹ Yunshuo Liu²

1.兵团党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中国·新疆 五家渠 831300

2.昌吉学院

中国·新疆 昌吉 831100

1. The Party School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Wujiaqu, Xinjiang, 831300, China;

2. Changji University,

Changji, Xinjiang, 831300, China

【摘要】古今中外,“时间”是人们最为熟悉也深感困惑的东西。以“时间”一词所命名的存在现象既构成了人存在的基本背景,也是理解的极限之所在。人的意识觉醒之初就伴随着对时间的理解,在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了重要的时间观念。纵观西方思想史,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时间观念:线形时间观、源初时间意识和循环时间观。这三种时间观念涵盖了西方人对于时间的基本理解,也奠定了他们对自身存在的把握方式。

【Abstract】At all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 "time" is the most familiar and deeply confused thing. The existence phenomenon named after the word "time"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basic background of human existence, but also the limit of understand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wakening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ccompanied by the understanding of time,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and cognition formed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im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ysics, there are three representative concepts of time: linear view of time, initial consciousness of source and circular view of time. These three concepts of time cover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ime in the west and also establish their own way of grasping their own existence.

【关键词】时间;存在;线形时间观;时间意识;循环时间观

【Keywords】time; being; view of linear time; consciousness of time; view of cycle time

【DOI】10.36012/lcs.v2i1.1489

1 引言

哲学、宗教与科学作为西方思想中三大主流思想形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独立而又融合发展,辩证统一于西方人对自身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把握方式之中,体现为对象性意识。主体意识与客体存在、人与上帝以及观察者与观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回答构成对象性意识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意识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古典希腊时期哲学家对存在的实体化理解,这与时间的线性逻辑化认识本质相关。

2 线形时间观

在古希腊时期, χρόνος 是用来表述时间的语词,它最早出现在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中,具有描述事物原初生成运作状态的含义。传统西方哲学史将古希腊早期自然哲人的非形式化思维阐释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纳入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其实质则是以古希腊古典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式化思想原则为准。对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阐释,如果要回到思想命题的原初语义上来,就必须对这种“理解的前结构”加以悬置,才能回到原初语义的生成境遇中

去体会真理的敞开。海德格尔以其透彻的现象学运思,客观准确地还原了早期希腊思想语词的初始含义,认为早期希腊思想家所思的自然具有 φύσις(涌现)的含义。该词所描述的是一种万物生成复归的动态运作过程,用海德格尔的语词来说就是“存在在场与不在场的二重性运作”。它揭示了事物内在生成性和外在复归性相统一的空间,具有非形式化的特征,只能以某种非逻辑的空间思维来表述。实际上,阿那克西曼德以 φύσις(涌现)来思考 χρόνου(时间)表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人对时间所命名的事物是以空间化生成运作的境遇维度来描述的,世界尚未被逻辑形式化,还处于被人所直观感受的把握方式之中。

古典希腊时期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重塑了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的思考方式,理性逻辑化的方式把握世界使得理性确定性意识逐渐觉醒。思想不再以“如何显现”的原初生成描述去把握世界的存在经验而加以体会,而是用“为什么”的概念表达去寻求世界的逻辑性建构。存在之思从原初经验向概念逻辑的转变过程,也是线性时间观念的形成过程。

我们不仅用时间计量运动,也用运动计量时间,因为它们相互确定的。时间既然是运动的数,所以它确定运动,运动也确定时间¹¹。

运动的本质就是事物自身的生成变化,它给予时间以所指,让时间具有动态的属性。反过来时间内容又进一步呈现了运动本身,存在与时间以运动作为载体而相互规定。人类意识初蒙就对时间所指有所领会,形成被后世理性所理解的初始时间意识。随着时间规定逐渐被纳入形而上学的理性概念思维方式中,时间的本源性质作被概念思维的本质形式化理解所遮蔽,并通过世界的本质化进程而走向数学界面,进一步成为规定和刻画运动本身的外在化平均尺度。这一转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空间的理解和感受方式发生了变化。

空间是物理学的基础范畴,是物理学理论逻辑所展开的基石。但空间的原初含义并非在物理学的历史和框架内形成,而是早于物理学的出现。海德格尔用他的存在话语描述了空间的本源性特征——存在之解蔽运作而来的在场状态所敞开的场所。按海德格尔之论,此一处所被裂隙处的存在之解蔽运作力量所牵引和释放,机缘性地促成运动变化的在场状态之敞开和归闭。因此,以空间量化作为背景来理解的运动是将其作为时间刻度反过来去衡量和刻画运动本身。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总结古希腊时间观,具体定义了线性时间观的主要特征,这对于西方后世理解时间奠定了最为基本的思想范

式。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诸学科尤其是物理学时间观念以线性时间观为基本原则,并且在日益数学逻辑化的理论建构中强化了此一时间观念。逻辑系统有其自洽性,但必须以不完备作为其界限。当逻辑理论的建构发展到它自身界限时,有限性和不完备性才会突显出来。建立在数学几何设定基础上的理想化时间观念是以理论抽象形式将运动实在领域的现象世界予以排除。但是,存在于大地之上的人对于生成性运动变化的感受根本无法用逻辑的强力建构进行消除,却突出了线性时间观的问题和困境,源初时间意识从中逐渐觉醒。

3 源初时间意识的觉醒

源初时间意识的本质是人对于时间现象的直观感受,排除了理论解释和科学叙述,直接呈现为时间空间化效应。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时间问题进行了彻底、系统且奠基性的思考,为后世赢得了讨论时间问题的思想平面和切入点。“运动数目和现在之序列”被亚里士多德规定为时间的基本表现形式后,他又补充了对于时间的深层之问:“时间是如何和意识发生关系的呢?”

亚里士多德对时间和意识的思考是在概念体系中进行,结论以计算性规定作为时间内涵的方向,这对于后世的时间观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时间逻辑化为数量指标构成了主体观念世界建构的基石。中世纪教父神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具有对于源初时间的意识的直观把握,甚至以自我悖论的形式对时间本质提问:“对于时间,不问尚知其奥义,若问则全然无解¹²。”康德作为启蒙理性的大师,对于人之认识能力进行“解剖学”分析,呈现了认识的条件、结构和限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时间和空间作为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进行分析,认为时间和空间属于意识的纯粹直观。康德在批判哲学中对时间的源初意识领会越发明显和自觉,但是对于现象与意识活动之间的“直观还原”是以调和预先设定的主客二元之统一为目的,因此对于时间之纯粹直观的意识显现是超越了“原初直接被给予”的内容,而只有还原到绝对的“直接被给予的意识内容本身”,时间意识所带出的原始境遇才会显现出来¹³。

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细致地讨论了时间的三种意识形态:回忆、感知和想象¹⁴。这三种意识形态在意识中所构成的意识流就是内时间意识的主要内容,用来表示传统线形时间观念中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维结构。胡塞尔认为,内时间意识具有一种晕圈效应,在意向性的结构中所置入的时间意识会具有相互含存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过去的意识内容尚未过去而被意向性所滞留,未来的意识内容早已到来

而被意向性所前摄。这种晕圈效应说明,时间意识并非如流而不间断,而是在其深层次具有某种可以发生断裂的“裂隙”。裂隙指引着缺口,意味着某种时间意识的外在性生成。但是,胡塞尔进行现象学追问的最终目的并非要在时间意识的缺口中揭露时间本身的秘密,而是要建立意识的同一性,从而为科学的确定性奠基。为此,胡塞尔刻意拉平了他所看到的时间意识之中的裂隙。但是,作为胡塞尔学生的海德格尔将现象学方法提升到哲学史的核心问题上来,在时间意识缺口中走向真正的时间本身——存在。西方时间之思在线性观念的建构中开启了源初时间意识的觉醒,经过奥古斯丁的神学内在反省,康德先验哲学批判和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的直观,最终在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深刻思考中得以突破。

4 循环时间思想

将海德格尔关于时间本质的思考以“循环时间思想”命名是为了突出海德格尔把握时间的角度和方式,首先是以古希腊早期自然哲人的原初经验之思为指引,其次融入了存在哲学的生成之思,这集中体现在他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一开始就始终伴随着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将其作为追问存在的思想引导视野。从《存在与时间》的行文思路和谋篇布局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海德格尔首先通过对于此在之实存的分析来彰显此在在实存中所领会的存在之意义——时间性,再由时间性进入具有一般存在之意义的本源时间。在《存在与时间》的结尾处,海德格尔带有思想转向意味地追问道:“如何对时间性的这一到时样式加以阐释?从源始时间到存在的意义有路可循吗?时间是否公开自己为存在的视野?”

本源时间的原初到时方式所绽出时间性作为此在之实存的准备性分析所要显现的东西,在回归本源中得到了本质性的解说。从时间性由之而来的原初到时方式本身进行根本性追问是从时间入手来阐释一般存在的意义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时间的绽出到具有描述存在解蔽的一般性在场特征。存在所命名的乃是使在场状态得以成为可能的那个隐匿自身的“发送领域”。由此而来,时间就不能像规定存在者那样去规定存在,即存在不具有时间性。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德语“Gegenwart”表示当前,是时间的首要特征。Gegen(反向、相

对)和Wart(守护者)两个词合成“Gegenwart”一词,具有“反向的守护者”含义。从语义上分析,作为在场状态意义上的时间之本己特性是当前(Gegenwart)一词的含义。那么德语词曾在(Vergangenheit)就意味着不再在场,将来(Zukunft)则意味着尚未在场。也就是说,“不在场”是曾在和将来的含义。但是,从存在解蔽的二重性运作来看,不在场却总是以最为本己的方式关涉着在场状态,这一方式便是解蔽运作的发送性给予(Gegen)。曾在作为曾经在场的不再在场而在逗留之际归向了“让给予”的本质性领域,将来作为尚未在场而在“走向在场”中被本质性领域所保留着。在这种由“本质性领域”所运作发送而来的“归向”和“走向”中揭示了当前(Gegenwart)、曾在(Vergangenheit)和将来(Zukunft)作为时间之三维的环形牵引性相互递呈(Sich-einander-Reichen)。当前以在场的方式递呈出不在场的曾在,曾在以被存留的方式端呈出将来,将来以“走向在场”的尚未在场方式端呈出在场的当前……当前、曾在和将来相互递呈的这种游戏般的循环运作在其本质意义上是由解蔽自身的给予而来的。从这一描述当中可以看到时间在其本质意义上乃是此种“重一变”循环式的境遇显现,在其中人被给出(Geben)而去实存,并且按照这种给出方式来刻画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三维特性。以“时间”所命名的对于“存在”的初始呈现方式和描述语境就在“循环时间观”中得到了思考。海德格尔以时间作为切入口来思考存在,又通过存在的显隐二重性运作来揭示时间的本质特征——时间之三维的循环重变结构^⑥。其中,时间的循环性特征得到了最为本质的揭示,在线性时间观和源初时间意识的思考中,时间的主体性设定逐渐被还原为时间所指的本真状态。

参考文献

- [1]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4]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